

二刻拍案驚奇

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詞云

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莫一時開了。  
到底還完好。豐城劍氣冲天表。雷煥張華分寶。  
他日偶然齊到。津底雙龍裊。

此詞名熱源憶故人說着世間物事有變有常雖

然一時折開後來必定遇巧得令那豐城劍氣是怎

麼說晉時大臣張華字茂先善識天文能辨古物一

日看見天上斗牛分野之間寶氣燭天曉得豫章豐

便不該分  
開

成縣中當有奇物出世有个明定雷煥息是傳物的  
遂選他做了豐城縣令托他到彼專一爲訪尋發  
光動天的寶物分付他道光中帶有殺氣此必寶劍  
無疑那雷煥領命到了縣間看那寶氣却在縣間獄  
中雷煥領了從人到獄中盡頭去處果然掘出一對  
寶劍來雄曰純鈎雌曰湛盧雷煥自佩其一將其一  
獻與張華各自寶藏自不必說後來張華帶了此劍  
行到延平津口那劍忽在匣中躍出到了水邊化成  
一龍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奏成一雙飛舞昇  
天而去張華一時驚異分明曉得寶劍通神只水中

這個出來奏成雙的，不知何物因遭，來到雷煥處問前劍所在。雷煥回言道：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水中了。方知兩劍分而復合，以此變化而去也。至今人說因緣奏巧，多用延津劍合故事，所以這詞中說的，正是這話。而今說一段因緣，隔着萬千里路，也只爲一件物事，奏合成了，深爲奇巧，有詩爲證：

濕、鴨、會、輪、玉、鏡、臺、  
圓、成、銅、合、更、奇、哉、  
可、知、宿、世、紅、絲、繫、  
自、有、媒、人、月、下、來、

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姓權，名次卿，表字文長，乃是南直隸寧國府人氏。少年登第，官拜翰林編脩之職。

那翰林生得儀容俊雅，性格風流，所事在行，諸般得趣。真乃是天上謫仙人，人中玉樹。他自登甲第在京師，爲官一載有餘。京師有個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挨擠不開。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員每清閒好事的，換了便巾，便衣帶了一兩個管家長班，出來步走游看，收買好東西，舊物事。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清閒，不過讀書下棋，飲酒拜客，別無他事相干。權翰林況且少年心性，下處閒坐，不過每遇做市熱鬧時，就便出來行走。一日在市上看見

起意根中  
亦其前經  
記之也

一个老人家，一張桌兒上擺着許多零碎物件，多是人家動用家伙，無非是些燈臺、銅杓、壺、瓶、碗、碟之類，看不得在文墨眼裡。的權翰林偶然一眼瞥去，見就中有一个色樣奇異些的盒兒，用手去取來一看，乃是個舊紫金鈿盒兒，却只是益蓋。翰林認得是件古物，可惜不全，問那老兒道：「這件東西，須還有個底兒在那里。」老兒道：「只有這個蓋，沒有見甚麼底。」翰林道：「豈有沒底的理？你且說這蓋是那裡來的，便好再尋着那底了。」老兒道：「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賃與人住，有个賃房的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先歿

了一兩個後生那家子慌了、帶病般去、還欠下些、  
錢、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老漢收拾得、所以將來貨  
賣度日、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外邊還有一個紙籠  
兒、藏着有幾張故字紙包着、幣也不曉得那半扇盒  
兒、要做甚用、所以擺在桌兒上、或者遇個主兒買去、  
也不見得、翰林道、我到要買你的、可惜是個不全之  
物、你且將你那紙籠兒來看、老兒用手去桌底下摸  
將出來、却是一個破碎零落的紙糊頭籠兒、翰林道、  
多是無用之物、不多幾個錢、賣與我罷、老兒道、些小  
之物、憑命賞賜罷、翰林心裏從官家、灌忠與他一百

個錢當下成交老兒又在篋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放在篋中、雙手遞與翰林、翰林叫權忠拿了、又在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回到下處來、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細看、多覺買得得意、落後看到那紙籠兒、扯開蓋取出紙包來、開了紙包、又細看那鈿盒、金色燦爛、果是件好東西、顛倒相來、到底只是一個蓋、想道這半扇落在那里、且把來藏着、或者湊巧有遇着的時節、也未可知、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只見紙破處、裡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裡頭却襯着一張紅字紙、翰



林取出定睛一看，道：「元來如此，你道寫的甚麼？」上寫道：

大時雍坊住人徐門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歲，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係同年生。緣氏夫徐方原，藉蘇州，恐他年隔別無憑，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執此相尋為照。

後寫着年月，下面着个押字。翰林看了道：「元來是人家婚姻照驗之物，是个要紧的，如何却將來遺下，又破人賣了，也是个沒搭煞的人了。」又想到這寫文書的婦人，既有丈夫，如何却不送丈夫出名，又把年月

迭起指頭算一算看，笑道立議之時，到今一十八年，此女已是一十九歲，正當妙齡，不知成親與未成親，又笑道妄想他則甚，且收起着，因而把幾件東西，一同收拾過了，到了下市，又躡出街上來行走，看見那老兒仍舊在那里賣東西，問他道：你前日賣的盒兒，說是那一家掉下的，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你可曉得？老兒道：誰曉得他？他一家人先從小的處起，處得來，慌了連夜逃去，而今敢是處絕了，也不見得。翰林道：他住在你家時，有甚麼親戚往來？老兒道：他有个妹子，嫁與下路人，住在前門，以後不知那里去了，多

伊心甚好  
且其有差  
亦也

二刻警言

卷之三

五

年不見往來了。權翰林自想道：問得着時，還了他那件東西，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而今不知頭緒，也只索繇他罷了。回還寓所，只見家間有書信來，夫人在家中亡過了。翰林痛哭了一場，沒情沒緒打點回家，就上个告病的本奉。聖旨權某准回籍調理病痊，赴京聽用。欽此。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回到家中。來了話分兩頭，且說銅盆的來歷。蘇州有个舊家子弟，姓徐名方，別號西泉，是太學中監生，爲幹辦前程，留寓京師多年。在下處空寂，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爲妾，生下一个女兒，是八月中得的，取名丹桂。同

時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喚做留哥，白氏女人家性子，只護着自家人，况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路，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侄兒去。徐大學自是寄居的人，早晚思量回家，要留着結下路親眷，十分不肯。一日太學得選了闈中，二尹打點回家赴任，就帶了白氏出京。白氏不得遂願，戀戀骨肉之情，瞞着徐二尹，私下寫个文書，不敢就說許他爲婚，只把一个銅盒兒分做兩處，留與侄兒做執照，指望他年重到京師，或是天涯海角，做个表證。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元來二尹久無正室，白氏

就填了孺人之缺，一同赴任，又得了一子，是九月生的，名喚糕兒。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已此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白孺人心下之事，地遠時乖，只得丟在腦後。雖然如此，中懷歎然，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思想還鄉，尋鈿盒的下落。已後二尹亡逝，守了兒女，做了孤孀，纔把京師念頭息了，想那出京時節，好及已是十五六個年頭，丹桂長得美麗非凡，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正要納禮成婚，不想害了色癆，一病而亡。眼見得丹桂命硬，救了望門寡婦，一時未好許人，且隨着母親兄弟穿一六素衣服，扶着過日。正

是

孤辰寡宿無緣分，空向天邊盼女牛。

不說徐丹桂淒涼，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告病回家，一年有餘，尚未續娶，心緒無聊，且到吳門閒耍，意圖尋訪美妾，因怕上司府縣知道，車馬迎送，酒禮往來，拘束得不耐煩，揣料自己年紀不多，面龐嬌嫩，身材瑣小，倘人看不出他是官，假說是个游學秀才，借寓在城外月波庵，隔壁靜室中，那菴乃是尼僧，有个老尼喚做妙通師父，年有六十已上，專在各大家往來，禮度熟，開世情透徹，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雖然

門面語其  
實最好官  
閒事者出  
家人也

不曉得是埋名貴人，只認做青年秀士，也道他不是  
落後的人，不敢怠慢，時常叫香公送茶來，或者請過  
菴中清話，權翰林也畧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妙通  
說是出家之人，不啻閒事，權翰林也就住口，不好說  
得是時正是七月七日，權翰林身居客邸，孤形吊影，  
想着牛女銀河之事，好生無聊，乃咏宋人汪彥章秋  
闌詞，改其末句一字云：

高柳蟬嘶，采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  
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快。天如水，西樓十二，少个

原是百字

人同倚。詞寄點絳脣。

權翰林高聲歌咏，趁步走出靜室外來。新月之下，且見一個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翰林急忙尾在背後，在黑影中閃着身子，看那女子，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着女子，未叙寒溫，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燒起。那女子生得如何？

開道雙銜鳳帶，不妨單着皎綃。夜香知與阿誰燒。  
悵望水沉煙裊，雲鬢風前絲捲。玉顏醉裡紅潮。  
莫教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儔。了音 詞寄西江月。

那女子拈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裡喃喃喃喃，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沒聽得一個字。那妙



通老尼便來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說不能盡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那女子立起身來道師父怎的簡便妙通道佛天保佑早嫁个得意的丈夫可好麼女子道休得取笑奴家只爲生來命苦父亡母老一身無靠所以拜禱佛天專求福庇妙通笑道大意相去不遠女子也笑將起來妙通擺上茶食女子喫了兩盞茶起身作別而行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險些兒眼裡放出火來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他見他去了心痒難熬正在禁架不定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見了道相公還不曾睡幾時來在

翰林道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特來瞻禮。妙道道此隣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果然生得一貌傾城。目中罕見翰林道曾嫁人未。妙通道說不得他父親在時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比及將次成親。那小官人沒福歿了。擔閣了這小娘子做了个望門寡。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翰林道怪道穿着淡素。如何夜晚間到此。妙通道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這看如此不偶之事。心愿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求燒炷夜香。翰林道他母親是甚麼樣人。妙通道他母親姓白是个京師人。當初孫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了

却此是官  
翻字

來家的，且是直性子好相與，對我說還有個親兒在京，他出京時節，有個侄兒方兩歲，與他女兒同庚的，自出京之後，杳不相聞，差不多將二十年來了，不知生、死、存、亡，時常托我在佛前保佑翰林聽着，呆了一會，想道：我前日買了半扇銅盒，那包的紙上，分明寫是徐門白氏女丹桂，兄白大子白留哥，今這個女子姓徐名丹桂，母親姓白，眼見得就是這家了，那賣盒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個後生，老人家連忙逃去，把信物多掉下了，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侄兒留哥，不消說得，誰想此女如此妙，能在此男許了人家，可

村愚頗好  
慶

又斷了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却又在此相遇，有如  
此湊巧之事，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以心問  
心，跌足道：一二十年的事，三四千里的路，有甚查帳  
處，只須如此如此，算計已定。對妙通道：適才所言白  
老孺人，多少年紀了？妙通道：有四十多歲了。翰林道：  
他京中親兄，可是白大侄兒？子可叫做留哥？妙通道：  
正是。正是相公如何曉得？翰林道：那孺人，正是家姑  
小生就是白留哥。是孺人的侄兒。妙通道：相公好取  
笑。相公自姓權，如何姓白？翰林道：小生幼年離了京  
師，在江湖上游學，一來慕南方風景，二來專為尋取。

這頭親眷所以移名改姓游到此地今偶然見師父說着端的也是一緣一會天使其然不然小生怎地曉得他家姓名妙通道元來有這等巧事相公你明日去認了令姑小尼再來奉賀便了翰林當下別了老尼到靜室中游思妄想過了一夜天明起來叫童家權忠叮囑停當了說話結束整齊一直問到徐家來到了門首看見門上一個老兒在那里間坐翰林叫權忠對他說可進去通報一聲有個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老兒說道我家老主人沒了小官兒又小你要見那個翰林道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

姓白麼。老兒道：「正是姓白。」權忠道：「我主人是白大官，正是孺人的侄兒。」老兒道：「這等你隨我進去通報。」正是老兒領了權忠，覓到孺人面前。權忠是慣事的人，磕了一頭道：「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已在門首了。」白孺人道：「可是留哥。」權忠道：「這是主人乳名。」孺人喜動顏色道：「如此喜事，即忙喚自家兒子道：『糕兒，你哥哥到了，快去接了進來。那小孩子嬉嬉顛顛，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翰林醜醜腆腆，冒冒失失，進去見那孺人起來。翰林叫了姑娘一聲，唱了一啖，待拜下去。』」孺人一把扯住道：「行路辛苦，不必大禮。」孺人

變之厚矣

涕之無從

從  
又滑之無

含着眼淚看那翰林只見眉清目秀一表非俗不勝  
之喜說道想老身出京之時你只有兩歲如今長成  
得這般好了你父親如今還健麼翰林假意掩淚道  
弃世久矣小姪只爲眼底沒个親人見父親在時曾  
說有个姑娘嫁在下路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專  
欲尋訪昨日偶見月波菴妙迪師父說起端的方知  
姑娘在此特來拜見孺人道如何聲口不像北邊翰  
林道小姪在江湖上已久愛學南音所以變却鄉音  
也翰林叫權忠送上禮物孺人歡喜收了謝道至親  
骨肉只來相會便是何必多禮翰林道客途乏物奉

敬姑娘不必說起。且喜姑娘康健。昨日見妙通說過。已知姑夫不在了。適間這位是表舅。還有一位表妹。與小姪同庚的。在麼孺人道。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家。姻緣不偶。未過門就斷了。而今還是個沒喫茶的女兒。翰林道。也要請相見。孺人道。昨日去燒香。感了些風寒。今日還沒起來梳洗。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處一邊分付排飯。一手攜着翰林到西堂來。打從一個小院門邊經過。孺人用手指道。這裡頭就是你妹。于胸臥房。翰林鼻邊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心中好



生儀偉那孺人陪翰林喫了飯，着落他行李在書房中，是件安頓停當了，方纔進去。權翰林到了書房中，想道：特地冒認了姪兒，要來見這女子，誰想尚未得見，幸喜已認做是真，留在此居住，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不必性急，且待明日相見過了，再作道理。且說徐氏丹桂，年正當時，悞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自那七夕燒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傷情緒，兼冒了此風寒，一時懶起，見說有個表兄自京中遠來，他曾見母親說，小時有許他爲婚之意，又聞得他容貌魁梧，心裡也有些暗動，思量畀他一面，雖然身子懶怯，只

得強起梳妝對鏡長嘆道如此好客顏到底付之何  
人也有綿搭絮一首爲証

瘦來難任寶鏡怕初臨鬼病侵尋悶對秋光冷  
襟最傷心靜夜聞砧慵拈繡絳懶撫瑤琴終宵  
有夢難成待曉起翻嫌曉思沉

梳妝完了正待出來見表兄只見兄弟糕兒急急忙  
忙走將來道母親害起急心疼來一時暈去我要到  
街上去取藥姐姐可快去看母親去桂娘聽得疾忙  
抽身便走了出房減妝也不及收房門也不及鎖  
到蕭人那里去了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正

打點精神今日求見表妹，只聽得人傳出來說道：「老孺人一時急心疼，暈倒了。」他想到：「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効。」恰好拜匣中帶得在此，我且以子姪之禮入堂問病，就把這藥送他一丸。醫好了他，也是一個討好的機會，就去鬧出來，袖在袖裡，一徑望內裡來問病。路經東邊小院，他昨日見孺人說，已曉得是挂娘的臥房，却見門開在那里，想道：「挂娘一定在裡頭，只作三不知，闖將進去。」見他時再作道理。翰林捏着一把汗，走進臥房，只見

香奩尚啟，寶鏡未收，剩粉殘脂，還在盆中。蕩漾花

銅翠黛依然，几上鋪張。想他纖手理妝時，少个画眉人奏巧。

翰林如痴似醉，把桌上東西，這件聞聞，那件嗅嗅，好不伎癢。又聞得撲鼻馨香，回首看時，那繡帳牙床，錦衾角枕，且是整齊精潔。想道：我且在他床裡眠他一眠也。沾他些香氣，只當親挨着他皮肉一般。一淌淌下去，眠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將到孺人房前，摸摸袖裡，早不見了那丸藥，正不知失落在哪里了。寤姓想一想，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尋到書房裡去了。

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思量房門未鎖，收盤不收，跑到自房裡來，收拾已完，身子困倦，揭開羅帳，待要歇息，一歇息，忽見席間一個紙包，拾起來打開看時，却是一丸藥紙包上有字，乃是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幾個字，桂娘道：此自何來？若是兄弟取至，何不送到母親那里去，却放在我的席上？除了兄弟，此處何人來到？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果是蹺蹊，且拏到母親那里去問個端的。取了藥，掩了房門，走到孺人處來問道：母親，兄弟取藥不回來，未曾見孺人道，望得眼穿，這孩子不知在那里，再不要不來了。桂娘道：

婦人見像  
如此

好教母親得知、適間轉到房中、只見床上一顆丸藥、紙上寫着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我疑心是兄弟取來的、怎不送到母親這里、却放在我的房中、今兄弟兀自未回、正不知這藥在那里來的、孺人道、我見這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此處那討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神仙所賜、快拿來我喫、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嚥了下去、一會果然心疼立止、母子歡喜不盡、孺人疼痛既止、精神疲倦、朦朦的睡了去、桂娘守在帳前、不敢移動、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空手走來問安、正撞着桂娘在那里、不及迴避、桂娘認做

是白家表兄，少不得要相見的，也不躲閃。這里催翰林正要親俯，堆下笑來，買將上去，唱个肥嘴。這妹子拜揖了。桂娘連忙還禮道：哥哥萬福。翰林道：姑娘病體若何？桂娘道：覺道好些。方纔睡去。翰林道：昨日到宅，渴想妹子芳容，一見見說玉體欠安，不敢驚動。桂娘道：小妹聽說哥哥到來，心下急欲迎侍，梳洗不及，不敢草率。今日正要請哥哥，厮見恰遇母親病急，脫身不得，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幸瞻丰範，翰林道：小兒不遠千里而來，得見妹子玉貌，真个是不枉奔波。走這遭了。桂娘道：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自然割不

金桂

斷的、小妹、薄命之人、何足、挂齒、翰林道、妹子、芳年、美質、後、祿、正、長、佳、期、可、待、何、出、此、言、此、時、兩、人、對、話、一、遍、一、來、桂、娘、年、大、知、味、看、見、翰、林、丰、姿、俊、雅、早、已、動、火、了、八、九、分、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脉、甜、言、軟、語、更、不、羞、縮、對、翰、林、道、哥、哥、初、來、舍、下、書、房、中、有、甚、不、周、到、處、可、對、你、妹、子、說、你、妹、子、好、來、照、瞭、一、二、翰、林、道、有、甚、麼、不、周、到、桂、娘、道、難、道、不、缺、長、少、短、翰、林、道、雖、有、缺、少、不、好、對、妹、子、說、得、桂、娘、道、但、說、何、妨、翰、林、道、所、少、的、只、怕、妹、子、不、好、照、管、然、不、是、妹、子、也、不、能、照、管、桂、娘、道、少、甚、東、西、翰、林、笑、道、晚、間、少、個、人、條



件耳。桂娘通紅了面皮，也不回答，轉身就走。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攜帶小兄到繡房中拜望妹子，一拜望何如？」桂娘見他動手動腳，正難分解，只聽得帳裡老孺人開聲道：「那個在此說話？」翰林只得放了手，回首轉來道：「是小姪問安。其時桂娘已脫了身，跑進房裡去了。」孺人揭開帳來，看見了翰林道：「元來是姪兒到此。小兄弟街上未回，妹子怎不來接待？你方纔却和那個說話？」翰林心懷鬼胎，假說道：「只是小姪並沒有那個。」孺人道：「這等是老人家聽差了。」翰林心不在焉，一兩句話，連忙告退。孺人看見他有些蹊蹺，

失張失志的光景，心裡疑惑道：「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于京中，想必是姪兒帶來的，如何却在女兒房內，適纔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女兒說話，却又說道：『沒有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

「輒便私自往來，日後做出勾當，他男長女大，况我原有心配合他的，只是姪兒初到，未見怎的，又不知他會有妻，未不好就啟齒，且再過幾時，看相機會圓成罷了。」

「躊躇之間，只見貓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多時，纔取這藥來。』」

「孺人嗔他來遲，說道：『等你藥到，娘成多時了，今天幸不疼不喚這藥了，你自陪你哥哥。』」

去糕兒道、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方纔走進來、  
他却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見了我方出去了、  
孺人道、不要多嘴、糕兒道、我看這哥哥也標致、我姐  
姐又沒了姐夫、何不配與他了、也完了一件事、省得  
他做出許多僥勞、喉急出相、孺人道、孩子家恁地輕  
出口、我自有些主意、孺人雖喝住了兒子、却也道是有  
理的事、放在心中打點、只是未便說出來、那權翰林  
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時常相遇、便替來眼去、彼  
此有情、翰林終日如痴似狂、拿着一管筆、寫來寫去、  
茶飯懶喫、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恹恹欲睡、針線慵

拈多被孺人看在眼裏，然兩個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怯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闌門迎着，相喚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間精緻，未曾得造一觀。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裡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個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棄小妹，何不央人向母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

正氣語不  
得其為妙  
情

二引非言

卷之三

八

尚友

兄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桂娘正色道：「若要相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爲兄所感，披脫了身子，望門外便走。早把個雲髻扭歪，兩鬢都亂了，急急走到孺人處，喘氣尚是未息。孺人見了，覺得有些異樣，問道：『爲何如此模樣？』」桂娘道：「正出房來，撞見哥哥後邊走來，連忙先跑，走得急了，些个孺人道：『自家兄妹何必如此躲避？』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却又不見到，元來沒些意思，反走出去了。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性急要配合他兩個了，只是少个中間撮合的人，猛然想起姪兒初到時，說道：『見妙』」

通師父說了、纔尋到我家來的、何不就叫妙通來與他、說知其事、豈不爲妙、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叫他、去菴中接那妙通、不在話下、却說權翰林走到書房中、想起適纔之事、心中怏怏、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雖是未肯相從、其言有理、却不知我是假批子、教我、央誰的是、自又忖道、他母子俱認我是白大自然是、鈿盒上的根、辯了、我只將鈿盒爲證、怕這事不成、又轉想一、想道、不好、不好、萬一名姓偶然相同、鈿盒不、是他家的、却不弄真成假、且不要打破漏兒、只是做、此工夫、假得親熱、自然到手、正胡思亂想、走出堂前、

慈悲為本

開步、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見了、翰林、打個、問訊、道、相公、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再、不到、小、菴、走、走、權、翰林、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瞞、師父、說、一、來、家、宿、相、留、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岑、寂、不、遇、貪、着、骨、肉、相、儻、懶、向、外、邊、去、了、妙、通、道、相、公、既、苦、孤、單、老、身、替、你、做、個、媒、罷、翰林、道、小、生、久、欲、買、妾、師、父、前、日、說、不、管、閒、事、所、以、不、敢、相、央、若、得、替、我、做、個、媒、人、十、分、好、了、妙、通、道、親、事、到、有、一、頓、在、我、心、裏、適、纔、自、老、儒、人、相、請、說、話、待、我、見、過、了、他、再、來、和、相、公、細、講、翰林、道、我、也、有、個、人、在、肚、裡、正、少、個、說、合、的、師、父、來、得、正、好、見

過了家姑，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有話相商，則个妙  
通道曉得了，說罷話，望內裡就走進去，見了孺人，孺  
人道：「多時不來走走。」妙通道：「見說孺人有些貴恙，正  
要來看，恰好小哥哥來喚我，故此就來了。」孺人道：「前日  
我姪初到，心中一喜一悲，又兼辛苦了些兒，生出病  
來，而今小恙已好，不勞費心，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  
父說說。」妙通道：「甚麼話？」孺人道：「我只爲女兒，未有人  
家，日夜憂愁。」妙通道：「一時也難得像意的。」孺人道：「有  
到有一个在這里，正要與師父商量。」妙通道：「是那一个  
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孺人道：「且莫說出那个，只聞



誰知金  
文書在  
久刻不是

師父一句話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可  
曉得麼、妙通道在我那里作寓好此時、見我說起孺  
人纔來認親的、怎不曉得、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孺  
人道、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先前也曾告訴  
師父過的、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爲妻、是我家  
當先老婆不肯、我出京之時、私下把一个鈿盒、分開  
兩扇、各藏一扇、以爲後驗、寫下文書一紙、當時姪兒  
還小、經今年遠、這鈿盒文書、雖不知還在不在、人却  
是了、眼見得女兒別家無緣、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  
我意欲完前日之約、不好自家啟齒、抑且不知他京

中曾娶過妻否。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如若未娶，待與他圓成了可好麼？妙通道：「這個當得。」取一說就成，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好做个話柄。攬人道：「說得是。」走進房裡去，取出來交與妙通。妙通袋在袖裡了，一徑到西堂書房中來。翰林接着道：「師父見過家姑了。」妙通道：「是見過了。」翰林道：「有甚說話？」妙通道：「多時不見，閒叙而已。」翰林道：「可見我妹子麼？」妙通道：「方才不會見，再過會到他房裡去。」翰林道：「好一个精緻房，只可惜獨自孤守。」妙通道：「目下也要說一个。人與他了。」翰林道：「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

有味乎其  
言之也

為媒是那一家妙通道是有一家，是老身的檀越，小娘子模樣儘好，正與相公廝稱，只是相公要娶妾，必定有個正夫人了，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翰林道：小生曾有正妻亡過一年多了，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所以且說個取妾，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自然聘為正室了。妙通道：你要怎麼樣的纔像得你意？翰林把手指着裡面道：不瞞老師父說，得像這裡表妹方妙，妙通笑道：容貌到也差不多兒。翰林道：要多少聘財？妙通袖裡摸出個金盒來道：不須別樣聘財，却倒是一個難題目。他家有半扇金盒兒，配得上的。

就嫁他翰林接上手一看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不勝歡喜故意問道他家要配此盒必有緣故師父可曉得備細妙通道當初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有个中表算結姻盟各分銅盒一扇爲證若有那扇便是前緣了翰林道若論銅盒我也有半扇只不知可配得着否急在拜匣中取出來一配却好是一个盒兒妙通道果然是一个虧你還留得在翰林道你且說那半扇是那一家的好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伴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

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却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會道來，年深月久，只怕相公已會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個明白。今相公弦斷未續，鋼盒現配成雙，待老身回覆孺人，只須成親罷了。翰林道：多謝撮合大恩，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早得一日也好。妙通道：你這儂樣的新郎，明日是中秋佳節，我攬攬孺人就完成了罷。等甚麼日子？翰林道：多感多感。妙通袖裡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鋼盒，欣然而去，回覆孺人。孺人道：是骨肉重完，舊物再見，喜歡無盡，只待

以日成親喫喜酒了。此時胸中十萬分那有半分道  
不是他的姪兒。正是

只認盒爲真

豈知人是假

奇事顛倒顛

一似塞翁馬

權翰林喜之如狂。一夜不睡。絕早起來。叫權忠到堂  
舖裡去。賃了一頂儒巾。一套儒衣。整備拜堂。孺人也  
絕早起來。料理酒席。催促女兒梳妝。少不得一對  
拜行禮。權翰林穿着儒衣。正似白龍魚服。掩着口。只  
是笑。連權忠也笑。傍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怎  
那知其情。但見花燭輝煌。恍作遊仙一夢。有詞爲證。

銀燭燦美渠、瑞鴨微歎、麝煙浮、喜紅絲初結、寶合  
曾輸、何郎俊才、謫凌雲、謝女艷容、華濯露、月輪正  
值團圓暮、雅稱錦堂歡聚、

右調西眉序

酒罷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乃前日  
偷眠妄想、強進挨光的所在、今日停眠整宿、你道快  
活不快活、權翰林真如入蓬萊山島了、入得羅幃、男  
命女愛、兩情歡暢、自不必說、雲雨旣闌、翰林撫着桂  
娘道、我和你千里姻緣、今朝美滿、可謂三生有幸、桂  
娘道、我和你自幼相許、今日完聚、不足爲奇、所喜者、  
隔着多年、又如此遠路、到底團圓、乃像是天意周全、

耳。只有一件，你須不是這里人。今人贅我家，不知到底萍踪浪跡，歸于何處。抑且不知你爲儒爲商，作何生業。我嫁雞逐雞，也要商量個終身之策。一時歡愛，不足戀也。翰林道：你不必多慮，只怕你不嫁得我，既嫁了我，包你有好處。桂娘道：有甚好處？料沒有五花官話夫人之分。翰林笑道：別件或者煩難，若只要五花官話，包管箱籠裡就取得出。桂娘啐了一啐道：虧你不羞。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不以爲意。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且只軟款溫柔，輕憐痛惜，如魚似水，過了一夜。明晨起來，各各梳洗已畢，一對兒



穿着大衣來拜見尊姑，并謝妙通爲媒之功，正行禮之時，忽聽得堂前一片價飾鐸，像有十來個人，喧嚷將起來，慌得小舅糕兒沒鑽處，翰林走出堂前來問道：誰人在此囉哩？說聲未了，只見老人家權季同了一班京報人，一見了，就磕頭道：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小人們那里不尋得到，方纔街上遇見權忠，纔知爺寄跡在此，却如何這般打扮，快請換了衣服，權翰林連忙搖手，叫你不要說破，禁得那一個住，你也權爺，我也權爺，不住的叫，拿出一張報單來，已墮了學士之心。

骨裏着求賞翰林着實叫他們不要

佳人會得  
此景不可  
得也

說我姓權京報人那管甚麼頭絲早把一張報喜的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上寫

飛報貴府老爺權 高陞翰林學士 命下

這裡跟隨管家權忠，拏出冠帶對學士道，料想瞞不過了，不如老實行事罷。學士帶笑脫了儒巾，儒衣換了冠帶，討香案來謝了聖恩，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候賞，轉身進來，重請岳母拜見。那孺人出于不意，心慌撩亂，沒個是處。好像青天裡一個霹靂，不知是那裡起的。只見學士拜下去，孺人連聲道：折殺老身也。老身不知賢婿姓權，乃是朝廷貴臣，真是有眼不識。

山望高擡貴手，恕家下簡慢之罪。學士道：而今總  
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說了。孺人道：不敢動問賢壻，賢  
壻既非姓白，爲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其間必有因  
繇。學士道：小壻寄跡禪林，晚間閒步，月下看見令愛  
芳姿，心中仰慕無已，問起妙通師父，說着姓名居址，  
家中長短備細，故此托名前來，假意認親，不想岳母  
不疑，欣然招納，也是三生有緣。妙通道：學士初到菴  
中原說姓權，後來說着孺人家事，就轉口說了姓白，  
小尼也曾問來，學士回說道：因爲訪親，所以改換名  
姓，豈知貴人遊戲，我們多被哄。小尼道：風也是一場。

天大笑話。孺人道：却又一件，那半扇鈿盒，却自何來？難道賢婿是通神的？學士笑道：姪兒是假鈿盒，却真說起來，實有天緣，非可強也。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願聞其詳。學士道：小婿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一扇，那包盒的，却是文字一紙，正是岳母寫與令姪留哥的，上有令愛名字。今此紙見在小婿處，所以小婿一發，有膽冒認了，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孺人道：此話不必題起了，只是舍姪家爲何把此盒出賣？賣的是甚麼樣人？賢婿必然明白。學士道：賣的是一個老兒，說是令兄舊房主，他說令兄全家遭疫，少者先

亡止遺老口一時逃去所以把物件遺下拿出來賣  
的孺人道這等說起來我兄與姪皆不可保真个是  
物在人亡了不覺掉下淚來妙通便收科道老孺人  
姻緣分定而今還管甚姪兒不姪兒是姓權是姓白  
招得个翰林學士做女婿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孺  
人道老師父說得有理大家稱喜不盡此時桂娘子  
在旁逐句逐句聽着口雖不說出來纔曉得昨夜許  
他五花官誥做夫人是有來歷的不是過頭說話亦  
且鈿盒天緣實爲湊巧心下得意不言可知權學士  
既喜着桂娘美貌又見鈿盒之遇以爲奇異兩下喜

愛非常重謝了妙通師父連岳母小舅都帶了赴任  
後來秩滿桂娘封爲室人夫妻偕老  
世間百物總憑緣大海浮萍有偶然  
不向長安買鈿盒何從千里配嬋娟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昔宋時三衢守宋彥瞻以書荅狀元鵬夢炎其畧云  
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  
饋者逐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闐  
門賀焉宗族賀焉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于饗  
者亦蒙耻舍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  
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  
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  
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

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盛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

此一段話載在齊東野語中皆因世上官宦起初未經發際變泰身居貧賤時節親戚朋友宗族鄉鄰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大家增光及至後邊風雲際會超出泥塗終日在仕宦途中冠裳裡面馳逐富貴奔趨利名將自家困窮光景盡多抹過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裡放不在心上余無一毫照顧周恤之意



寶行上等  
男則語也

與話

淡淡相看用不着他一分氣力真叫得官情紙薄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竟歸何用雖然如此這樣人雖是惡薄也只是沒用罷了撞着有志氣肩巴硬的拚得个不奉承他不求告他也無奈我何不爲大害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偏要從家門首打牆脚起詐害親戚侵占鄉里受投獻窩盜賊無風起浪沒屋架梁把一個地方攪得蕪菜不生雞犬不寧人人懼憚个个收斂怕生出釁端撞在他網裡了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甚麼便宜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似此之人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所

以宋彥瞻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把此書規諷他，要他做好人的意思，其間說話雖是情激，却句句透切。着今時病痛，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个作惡的官宦，做着沒天理的勾當，後來遇着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方得明正其罪。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有詩為證：

惡人心性自天生，

慢道多因習染成。

用盡兇謀如翅虎，

豈知有日貫為盈。

這段話文，乃是四川新都縣有一鄉宦姓楊，是本朝甲科，後來沒收，煞不好說，得他各諱其人家富心貪。

克暴殘忍，居家爲一鄉之害，自不必說。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其特屬下有個學霸廩生，姓張，名寅。父親是個鉅萬財主，有妻有妾，妻所生一子，就是張廩生。妾所生一子，名喚張賓，年紀尚幼。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那廩生學業儘通，考試每列高等，一時稱爲名士，頗與郡縣官長往來。只是賦性陰險，存心不善。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常勸他道：「我家道儘裕，勾你幾世受用不了。況你學業日進，發達有時，何苦錙銖較量，討人便宜？怎的張廩生不以爲好言，反疑道：「父親必竟身有私藏，故

此把財物輕易，嫌道我苛刻，况我母已死，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到底他們得便宜，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還有他一股之分，我能有得多少，爲此日夕算計，結交官府，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佈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已後父親死了，張廩生恐怕分家，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父妾回說沒有，張廩生罄將房中箱籠搜過，並無踪跡，又道他埋在地下，或是藏在人家，問猜亂嘆，沒个休息，及至父妾要他分家，與弟却又分毫不吐，只推道你也不拿出來，我也沒得與你兒子，族人各有私厚薄，也有爲着哥子的，也有爲着

兄弟的，沒个定論，未免兩下搬鬧，搆出訟事。那張廩生有兩子，俱已入泮，有財有勢，官府情熟，眼見得庶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只得在楊巡道手裡告下一紙狀來。張廩生見楊巡道准了狀，也老大喫驚。你道爲何喫驚？蓋因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着他性子，眼裡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匾打側卓一味倒邊，還虧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張廩生付道：家財官司，只憑府縣主張，府縣自然爲我斯文一脉料，不有虧。只是這瘋子手裡的狀，不先停

當得他萬一拘警起來，依着理斷个平分，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這是老大的干繫。張廩生世事熟透，便尋个巡道，梯已過龍之人，與他暗地打个關節，許下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巡道依允，只要現過采包管停當，若有不妥，不動分文。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兩現銀，篋寶金壺一把，縷絲金首飾一副，精工巧麗，價值頗多，權當二百兩。他日備銀取贖，要過龍的寫了議單，又討个許贖的執照，只要府縣申文上來，批个像意批語，永杜斷與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訴詞，寫信若不應驗，原物盡還。要廩生又換了小服，隨着

約語之極  
豈知是共  
身之婚

世上恨  
人每母上  
此病所不  
可解

過龍的到私衙門首當面交割四目相視各自心照  
張廩生自道算無遺策只費得五百金鉅萬家事一  
人獨享豈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  
不勝看官你道人心不平假如張廩生是个克己之  
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  
與小兄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兄弟自然是  
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私思量獨喫自痾反把家  
裡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  
的有詩曰

私心只欲蔑天親

反把家財送別人

何不家庭略相讓

自然忿怒變歡欣

張廩生如此算計，若是後來依心像意，真是天沒眼睛了。豈知世事浮雲，條易不定。楊巡道受了財物，准了訴狀，下去問官，未及審詳，時值萬壽聖節，將近兩司裡頭，例該一人齎表進京朝賀，恰好輪着該是楊巡道去。沒得推故，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張廩生着急，又等那過籠的去討口氣。楊巡道回說：「此行不出一年，可回府縣。且未要申文，待我回任，定行了落。」張廩生只得使用衙門，停閣了詞狀，呆呆守着。這楊僉憲回道：「爭奈天不從人願，為僉憲齎表進京，拜過萬壽。」



法部  
空位

赴部考察，他貪聲大著，已註了不謹項頭，冠帶閑住。楊僉憲問，問出了京城，一面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自回籍去了。家眷動身時，張廩生又尋了過籠的，去要倒出這一宗東西，衙裡回言道：「此是老爺自做的，罪若是該還，湏到我家裡來，自與老爺取討。我們不知，也醒張廩生沒計奈何，只得住手。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撒在東洋大海裡了，這是張廩生心勞術拙，也不為奇。若只便是這樣沒討處罷了，也還美做便宜。張廩生是个貪私的人，怎捨得五百兩東西，平白丟去了。自思身有執照，不幹得事理，該還我。他如今

是个鄉官，湏管我不着我到他家裡討去，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况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道，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十里之遠，往返甚易，我今年正貢，湏赴京廷試，待過成都時，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有何不可？笑計得停當，怕人曉得了，暗笑把此語藏在心中，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此時家中官事未決，恰值宗師考官張憲生，已自貢出了學門，一時興匆匆地回家受賀，飲酒作樂了幾時，一面打點長行，把爭家官事，且放在一邊，了帶了四個家人，免不得是

張龍、張虎、張興、張富，早晚上市，不宿風埃，早到了成都地方，在飯店裡宿了一晚。張貢生想道：「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取討前件，長行行李，畱在飯店裡，不便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何不往此間妓館一游，揀個得意的宿他兩晚，遣遣客興，就把行囊下在他家，待取了債回來帶去，有何不可？」就喚四個家人，說了這些意思。那家人是出路的，見說家主要問，是有些油水的事，那一個不願隨鞭，發簇擁着這個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青樓

豈是風情未肯休

插出幾家  
心事

只爲業寬當勁露  
埋根此處做關頭

却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走來走去但見

艷林濃妝倚市門而獻笑穿紅着綠牽簾箔以迎  
歡或聯袖或憑肩多是些湊將來的姊妹或用嘲  
或共語總不過造作出的風情心中無事自驚惶  
日日恐遭他假母怒眼裡有人難撮合時時任換

生來

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雖然眼花撩亂沒  
一個同來的人一時間不知是那一家的是未便入  
馬只見前面一個人搖擺將來見張貢生帶了一夥

家人東張西覷料他是个要緊的勤兒，没个幫的人，所以遲疑，便上前問道：「老先生定是貴足，如何踏此賤地？」張貢生拱手道：「學生客邸無聊，閑步適興，那人笑道：「只是眼闊怕適不得甚麼興。」張貢生也笑道：「怎便曉得學生不倒身？」那人笑容可掬道：「若果有興，小子當爲引路。」張貢生正投着機，問道：「老兄高姓？」貴表那人道：「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閑，此間路數最熟，敢問老先生仙鄉？」姓張貢生道：「學生是滇中，游好閑道：「是雲南了。」後邊張興胤出來道：「我相公是今年貢元，上京廷試的。」游好閑道：「失敬失敬。」小子幸會，奉陪樂。」

地一游，喫个盡興，作做主人之禮。何如？張貢生道：「最好。不知此間那个妓者爲最？」游好閒把手指一指，二插的道：「劉金、張賽、郭師師、王丟兒，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張貢生道：「誰在行些？」游好閒道：「若是在行論這些雛兒，多不及一个湯興哥。最是幫襯軟款，有情親熱。也是行時過來的人，只是年紀多了兩年，將及三十歲邊了。却是着實有趣的。」張貢生道：「我每自家年紀不小，倒不喜歡那孩子心性的。」是老成些的好。游好閒道：「這等不消說。」張貢生道：「於是陪着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

作家體段，張貢生一見心歡，告茶畢，敘過姓名，游好開。一代荅明白，曉得張貢生中意了，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送他辦東道。是夜游好開，就陪着飲酒。張貢生原是洪飲的，況且客中高興，故懷取樂，那游好開去了，頭便是個酒罈。與哥老在行，一連三日，不犯連能不醉的。三人你強我賽，喫過三更，方住游好開自在寓中去了。張貢生遂與興哥同宿，與哥放出手段，溫存了一夜。張貢生甚是得意。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頓放在興哥家裡，一連住了幾日，被費了好幾兩銀子，貪慕着興

哥才色甚覺戀戀不捨，想道：我身畔盤費有限，不能如意，何不暫往成都討取此項到手，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出來與這四個人家人商議，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他心裡道：指日可以回來的。對興哥道：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此去只有半日路程，我去討了來，再到你這裡，要幾時與哥道。何不你留在此，只教官家們去取討了來。張貢生道：此項東西，必要親自往取的，叫人去他那邊，不肯發與哥道。有多少東西，張貢生道：有五百多兩。興哥道：這關係重大，不好阻待你，只是你去了，萬一不到，我這裡來了，教我



不信也

「你盼望張貢生道：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畱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蓋，并幾件禮物去，好友一兩口，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與哥笑道：「只要你早去早來，那在乎此。」兩下珍重，而別看官。你道此時若有一個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這項銀子，是你自己欺心，不是處。黑暗裡，差送了，還怨悵兀誰？那官員每手裡東西，有進無出，老虎喉中討脆骨，大象口裏拔牙，都不是好惹的。不要思想到手了，況且取得來，送與衙衙人家，又是个填不滿底雪井，何苦枉用心機，走這道路，不如認个悔。」

氣歌了帳罷。若是張貢生聞得此言，轉了念頭，還是老大的造化。可惜當時没人說破，就有人說料没人聽。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半老書生，狼藉作紅花之鬼，窮兒鄉宦，拘繫爲黑獄之囚。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出路

這里不題。且說湯僉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暮窮途，所爲愈橫，家事已饒，貪心未足，終身在家設謀運局，焉非作歹。他只有一个兄弟，排行第二家道原自殷富，並不干預外事。到是个守本分的見哥子作惡，每每會間做詞，道：「你仗我勢做二爺，」

打家私勾了，還要管我話不投機。楊二聽得他存心  
尅毒，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裏。家中也養幾個了  
得的家人，時時防備他。近新一病不起，所生一子，止  
得八歲。臨終之時，喚過妻子在面前，分付衆家人道：  
我一生止存此骨血，那處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須  
要小心，抵對他，不可落他圈套之內。我死不瞑目，淚  
如雨下，長嘆而逝。歿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  
自過日子，再不去叨希忝希僉憲家一分勢利，僉憲無隙  
可入。心裏思量二房好一分家當，不過留得這一個  
黃毛小廝，若斷送了他，這家當怕不是我一個的。欲

待暗地下手，怎當得這家母子關門閉戶，輕易不來他家裏走動。想道：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須瞞不過，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還好瞞生人眼，說假公道話，只把失盜做推頭，誰人好說得是我，總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當是了。他一向私下養着劇盜三十餘人，在外庄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他就出身包攬，遮護官府，曉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勢，沒个敢正眼觀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只埋裏動了火的人家，公然

叫這些人去搬了來庄裏分了，弄得欠慣不在心上。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兒子家裏，越便害了他性命。爭奈他家家人晝夜巡邏，養着狼也似的守門，大數隻隄防甚緊，也是天有眼睛，到別處去，摔了，就來到楊二房去幾番，但去便有阻碍，下不得手。愈憲正在時刻，苦心算計必克，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來，乃是高治下雲南貢生張寅稟見，心下嘆了一聲道：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不會替他完得事，就壞官回家了。我心裏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這事元不會做得，說他不過。理該

還他終不成，曠了下去，又吐出來，若不還他時，他須是個貢生，酸子，智量必不干休，倘然當官告理，且不顧他聲名不妙，誰耐煩與他調唇弄舌？我且把個體面見見他，計謀之間，或者識時務，不提起也不見得。若是這等好好送他，盛饌打發他去罷了。若是提起要還，又作這理，愈惹以口問心，計較已定，躡將出廳來，叫請貢生相見。張貢生整着衣冠，照着舊上司體統行個大禮，送了些土物爲候敬，愈惹收了，設坐告茶。僉道：老夫承乏貴鄉，罪過多端，後來罷職家居，不得重到貴地，今見了貴鄉朋友，還覺無顏。張貢生

道公祖大人直道不容以致忤時蔽鄉士民迄今屢  
想明德僉憲道惶恐惶恐又拱手道恭喜賢契歲薦  
了張貢生道挨次俸及殊爲叨冒僉憲道今將何往  
得停正趾張貢生道赴京廷試假途貴省特來一觀  
台光僉憲道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遙特煩枉駕足見  
不忘老朽張貢元見他說話不招攬只得自說出來  
道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曾處一付禮物面奉公  
祖大人處收貯以求周全後來未經結局公祖已行  
此後就回貴鄉今本不敢造次只因貢生赴京缺費  
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以助貢生利往故此

特來叩拜，僉憲作色道：「老夫在貴處，只喫得貴鄉一口水，何曾有此脏污之事？」出口誣蟻，敢是賢契被別个光棍哄了。張貢生見他昧了心，改了口，不認帳，若是个知微的，就該罷了。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心裏着了急，就狠狠的道：「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交付的議單執照，俱在。豈可昧得僉憲見有議單執照，回喚作喜道？」是老夫忘事得罪，得罪前日有个妻弟在衙起身，需索老夫，隗送老夫宦堂，蕭然不得已，故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不匡日後多阻，不會與宅上出得力。此項該還，只是妻弟已將此一



此夫救世  
也

項用去了，須要老夫賠償，且從容兩日，必當處補張貢生見說，肯還心，放下了兩分鬆，又見說用去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又對僉憲道：「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還求保全原件，則個僉憲冷笑了一聲道：「既是傳世之物，誰教輕易拿出來？」且放心請過了洗壘的薄款，再處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一面分付整治酒席。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僉憲獨自算了一回，他起初打白賴之時，只說張貢生會意，是必湊他的趣，他却重重送他個回敬，做盤纏也倒兩全了，豈知張貢生算小，不還他體面，搜根剔齒，

一直說出來，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解了他饒。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時刻把玩的，已會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口內要緊，金憲左思右思，便一時不懷好意了，呷地一聲道：「不做，二不休，他是个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須不到得尸親知道，就叫幾個幹僕約會了庄上一夥強人，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分付停當，請出張貢生來，到席間說些閒話，評論此朝事，且是殷勤，又叫安童頻頻奉酒，張貢

生見是公祖的好意，不好推辭，又料道是如此美情，前物必不留難，放下心懷，只顧喫酒，早已喫得醺醺地醉了，又叫安童奉了又奉，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又問張家管家們可曾喫酒了，未，却也被幾個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道是殺着好處，那里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貪婪無厭，四个人一个个喫得瞪眉瞪眼，連人多不認得了，稟知了。貪憲貪憲分付道：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元來這楊貪憲有所所紅花場庄子，滿地種着紅花，廣衍有一千餘畝，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這庄上造

着許多房子，專一歇着客人，兼亦藏着強盜。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里歇宿，到得庄上，五个人多是醉的，看着被臥倒頭便睡，鼾聲如雷，也不管天南地北了。那空濶之處，一聲鑼响，幾個飛狼的莊客，走將攆來，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一刀一个，遮莫有三頭六臂的，也多費得半刻工夫。何況這一个酸子，與幾個馱奴，每人只生得一顆頭，消得幾時，早已罄淨。當時就在紅花稀疎之處，掘个坎兒，做一堆兒埋下了。可憐張貢生痴心指望討債，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怎知遇着狠主，弄得如此，歎于非命，正是

隲鼻

不道逡巡命

還貪傾刻花

黃泉無妓館

今夜宿誰家

過了一年有餘，張貢生兩個秀才兒子在家，自從父親入京以後，並不曾見一紙家書，一個便信回來，問着個把京中歸來的人，多道不曾會面，並不曉得心中疑惑，商量道：「滇中處在天末，怎能勾京中信至，還幸川中肯下打聽，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住的，」於是兩個奏些盤纏在身邊了，一逕到成都，尋個下處，宿了，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閒撞，並無遇巧熟人，兩兄弟住過十來日，心內無聊，商量道：「此處儘多名妓，我每

無滿開話  
露出根牙  
也 皆天使之

各尋一個消遣，則兩個小夥子也不用幫閒。我陪  
你，你陪我，各尋一個小雛兒，一個童小五，一個顧阿  
都接在下處，大家取樂，混了幾日，鬧烘烘熱騰騰的，  
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了。一日那大些的  
有跳槽之意，兩個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戲他道：「聞  
得你雲南人，只要闖老的，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  
不多幾日，只要跳槽，兩個秀才道：「怎見得我雲南人，  
只要闖老的，童小五便道：「前日見游伯伯說，去年有  
個雲南朋友到這里來，要他尋表子，不要典頭的，只  
要老成的，後來引他到這家與哥那里去了，這與哥

是我們母親一輩中人，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也費了好些銀子，約他再來，還要使一主夫錢，以後不知怎的了，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樣子。兩個秀才道：那雲南人姓个甚麼，怎生模樣？童小五顧阿都大家拍手笑道：又來趣了，好在我每肝上的事，管他姓張姓李，那曾見他模樣來，只是游伯伯如此說，故把來取笑。兩個秀才道：游伯伯是什麼人，住在那里，這却是你每曉得的。童小五顧阿都又拍手道：游伯伯也不認得，還要鬧。兩個秀才必竟要問个來歷。童小五道：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撞來就見要尋他，却一世也。

難你要問你們貴鄉里，竟到湯典哥家問，不是，兩個秀才道，說得有理，留小的秀才窩伴着兩個雖兒，大的秀才獨自個問到湯家來，那個湯典哥自從張貢生一去，只說五十里的遠近，早晚便到，不想去了一年，有多絕無消息，留下衣囊行李，也不見有人來取，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已此放下肚腸了，那日無客在家，閉門晝寢，忽然得一夢，夢見張貢生到來，說道取銀回來，至要叙寒溫，却被扣門聲急，一時驚醒，醒來想道，又不曾念着他如何，感地有此夢，敢是有人遞信息取衣裝，也夫，可憐，云云，疑似間聽得又



門響，與哥整整衣裳，叫丫鬟在前開門出來。丫鬟叫一聲客來了，張大秀才纔那得腳進，與哥擡眼看時，喫了一驚，道：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如何後生了許多，請在客坐裏坐了，問起地方姓名，却正是雲南姓張與哥心下老大稀罕，未敢遽然說破。張大秀才先問道：請問大姐小生聞得這裏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往來，可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與哥道：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說是個貢行，要往京廷試，在此經過的，盤桓了數日，前往新都取債去了，說半日路程去了，就來不知爲何一去不來了。張大秀才道：隨行有

幾人與哥道，有四位管家，張大秀才心裏曉得是了，問道：「一去不來，敢是竟自長行了？」與哥道：「那里是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裏，轉來取了纔起身的。」張大秀才道：「這等爲何不來？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與哥道：「多分是取債不來，擔閣在彼，就是如此，好歹也該有個信，或是叫位管家來，影響無踪，竟不知甚麼緣故。」張大秀才道：「見說新都取甚麼債？」與哥道：「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不知是甚麼債。」張大秀才跌脚道：「是了是了，這等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與哥道：「他是客官甚麼瓜葛，裏土尋他？」張大秀才道：「不敢。」

張大姐就是小生的家父，與哥道：「失敬失敬，怪道模樣恁地，廝像這等是一家人了。」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留張大官人坐一坐。張大秀才曰：「說道這到不消，小生還有個兄弟在那廂等候，只是適間的話，可是確的麼？」與哥道：「怎的不確？見有衣囊行李在此，可認一認，看是不是。」隨引張大秀才到裏邊房裏來，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張大秀才認得是實，忙別了與哥道：「這等事不宜遲，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尋着了再來相會。」與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順水推船送出了門。張大秀才急急走到下處，對兄弟道：「問

到問着了果然去年在湯家闕的正是只是依他家說起來竟自不曾往京哩。小秀才道：這等在那里。大秀才道：還在這里新都。我們須到那里問去。小秀才道：爲何住在新都許久。大秀才道：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小秀才道：取得取不得，好歹走路，怎麼還在那里。大秀才道：行囊還在湯家，方纔見過的，豈有不帶了去。徑自跑路的理，畢竟是擔闕在新都不來，不消說了。此去那里，苦不多遠，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訪問下落。則个兩人計議停當，將這些銀兩謝了兩個妓者，送

似以無心  
倒驚爲奇

了家去，一徑到新都來，下在飯店裏。店主見是遠來的，問道：兩位客官貴處？兩個秀才道：是雲南到此尋人的。店主人道：雲南來是尋人的，不是倒賊的麼？兩個秀才喫驚道：怎說此話？店主人道：偶然這般說笑。兩個秀才坐定，問店主人道：此間有個楊僉事住在何處？店主伸伸舌頭道：這人不是好惹的，你遠來的人，有甚要緊？沒事問他怎麼？兩個秀才道：問聲何妨？怎便這樣怕他？店主人道：他輕則官司害你，重則強盜劫你，若是遠來的人，沖撞了他，好歹就結果了性命。兩個秀才道：清平世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

的店主人道，他償誰的命，去年也是一個雲南人，一主四僕，投奔他家，聞得是替他討甚麼任上，這手賍的一夜裏多殺了，至今冤屈無伸，那見得要償命來，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所以取笑，兩個秀才見說了，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做不得聲，呆了一會，戰抖抖的問道，那個人姓甚名誰，老丈可知得明白否，店主人道，我那里明白，他家有一個管家叫做老三，常在小店喫酒，這個人還有些天理的，時常飲酒中間，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訴我，心中不服，去年雲南這五個被宰，三煞乖張了，外人紛紛揚揚，

也多曉得，小可每還疑心，不敢輕信。老三說是果然，真有的，然是不平，所以小可每纔信。可惜這五個人，死得苦惱，沒个親人得知。小可見客官方纔問及楊家，偶然如此閒講。客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要閒管罷了。兩個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不敢聲張，暗地叫苦。一夜無眠，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三三兩兩，幾處說來，一般無二。兩人背地裏痛哭了一場，思量要在彼發覺，恐怕反遭網羅，亦且鄉宦勢頭，小可衙門奈何不得他，含酸忍苦，原還到成都來，見了湯興哥，說了所聞詳細。興哥也賠了幾點眼淚。興哥道：

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兩個秀才道：正要如此。此時四川巡按察院石公正在省下，兩個秀才問湯典哥取了行囊，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寫了一狀抱牌進告狀上寫道：

告狀生員張珍、張瓊爲冤殺五命事。有父貢生張寅，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一去無踪。珍等親投彼處尋訪，探得當彼惡宦謀財害命，併僕四人同時殺歿，道路驚傳，人人可証，尸骨無踪，滔天大變。萬古奇冤，親勸告。告狀生員張珍係雲南人，石察院看罷狀詞，他一向原意得新都楊僉事的惡



蹠著聞體訪已久，要爲地方除害，只因是個甲科，又無人敢來告他，沒有把柄，未好動手。今見了兩生告詞，雖然明知其事必實，却是詞中沒個實証實據，亂行不得。石察院趕開左右，直喚兩生到案前來，輕輕地分付道：「二生所告本院久知，此人罪惡貫盈，但彼奸謀叵測，二生可速回家去，毋得留此，倘爲所知，必受其害。待本院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知會。關取爾等到此明寃，萬萬不可洩漏。隨將狀詞摺了，收在袖中。兩生叩頭謝教而出。果然依了察院之言。一面收拾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這邊石察院待兩司

作揖之日，獨留憲長謝公叙話，袖出此狀，與他看。道：天地間有如此人否？本院留之心中久矣。今日恰有人來告此事，貴司刑法衙門可爲一訪。謝廉使道：此人泉鏡爲心，豺狼成性，誠然王法所不容，石察院道：舊聞此家有僕數千，陰養姦士數十，若不得其實跡，輕易舉動，吾輩反爲所乘，不可不慎。謝廉使道：卑官下官，袖了狀詞一揖而出。這謝廉使是極有才

能的人，況兼按臺囑付，敢不在心。他司中有兩個丞

差，一個叫做史應，一個叫做裂能，乃是點頭會意的

人。謝廉使一向得用的，是日叫他兩個進私衙來，分

付道：我有件機密事，要你每兩個做去，兩個忝差叩頭道：憑爺分付，那廂使用。水火不辭，廉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個看，把手指着揚某名字道：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不得那五個人尸首實跡，拿不倒他，必要體訪的實，曉得了他埋藏去處，才好行事。却是這人兇狡非常，只怕容易打聽不出。若是洩漏了事機，不惟無益，反致有害。是這些難處。兩丞差道：此宦之惡，播滿一鄉。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若認得是衙門人役，惹起疑心，禍不可測。今蒙差委，除非

改換打扮，只做無意游到彼地，乘機緝探，方得真實。備細廉使道：此言甚是有理，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道：除非如此如此。隨稟廉使道：小的們有一計在此，不知中也不中。廉使道：且說來。承差道：新都專產紅花，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个紅花場，利息千金。小的們兩個打扮做買紅花客人，到彼市買，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等走得路數多人，眼熟了，他每沒些疑心，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必知端的，須拘不得時日。廉使道：此計頗好，你們小心在意，訪着了此宗公事，我另眼看。

你不打緊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分外擡舉你兩承差道、蒙老爺提挈、敢不用心、叩頭而出、元來這史應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在衙門裏圖出身的、受了這小差委、日夜在心、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放在身邊了、打扮做客人的模樣、一同到新都來、只說買紅花、問了街上人、曉得紅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此人生性梗直、交易公道、故此客人來多投他買賣、做得去、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全虧他一個、若論家主、這樣貪暴、鬼也不敢來上門了、當下史應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各述來買紅花之

意送過了土宜，紀老三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就置酒相待。這兩個承差是衙門老溜，好不乖覺，曉得這人有用他處，便有心結識了他，放出虔婆手段，甜言美語，說得入港。魏能便開口道：「史大哥，我們新來這裏做買賣，人面上不熟，自古道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難得這樣賢主人，我們序了年庚，結爲兄弟，何如？」史應道：「此意最好，只是我們初相會，況未經交易，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不便論量，待成了交易，再議未遲。」紀老三道：「多承兩位不棄，足感盛情，待明日着了貨，完了正事，另治个薄設，從容請教，就此結義，何如？」兩個

同聲應道，妙妙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正是紅花場庄上之房。次日起來看了紅花，講倒了價錢，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兩下各各相讓有餘。彼此情投意合，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辦起東道。宰史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庄上，擺設了，先獻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六歲，魏能又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之後，彼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久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爲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爲大哥。三

哥。彼此喜樂，當晚喫個盡歡而散。元來蜀中傳下劉關張三人之風，最重的是結義。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結其心。却是未敢說甚麼正經心腸話，只收了紅花停當，且還成都，發在舖中充客也。原有兩分利息，收起銀子，又走此路數月之中，如此往來了五六次，去便與紀老三綢繆，我請你，你請我，日日歡飲，真个如兄若弟，形迹俱忘。一日酒酣，史應便伸伸腰道：「快活快活，我們遇得好兄弟，到此一番盡興一番，魏能接口道：「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若三道：「小弟何事得罪，



妙

但說出來自家弟兄不要避忌，魏能道：我們晚間食得一覺好睡，相好弟兄只該着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今在此間，每夜聽得鬼叫，夢寐多是不安的，有這件不像意，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小弟心性怕鬼的，只得直說了。紀老三道：果然鬼叫麼？史應道：是有些怪異，小弟也聽得的，不只是魏三哥。魏能道：不叫，難道小弟掉謀紀老三點點頭道：這也怪他叫不得。對着斟酒的一個夥計道：你道叫的是兀誰？畢竟是雲南那人了。史應魏能見說出真話來，只做原曉得的一般，不加驚異。越口道：雲南那人之疾，我們也聞得

全像無心  
之說所以  
然也

讀言精義  
似刻紀

久了，只是既死之後，二哥也該積些陰騭，與你家老爺說个方便，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爲何，拋棄他在那里了，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紀老三道，死便死得苦了，尸骸原是埋藏的，不要聽外邊人胡猜亂說，兩人道，外人多說是當時抛弃了，二哥又說是埋藏了，若是埋藏了，他怎如此叫苦，紀老三道，两个兄弟不信，我領你去看，煞也古怪，但是埋他這一塊地上，一些紅花也不生哩，史應道，我每趁着酒興，斟盃熱酒兒，到他那堆裏澆他，一澆叫他，晚間不要這等怪叫，就在空曠去處，再喫兩大盃，盡盡與两个

一齊起身走出紅花場上來。紀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那道是有心的也起了身。叫小的帶了酒盃。隨了他們同步。引他們到一個所在來看。但見

瀾漫怨氣結成堆

凜冽淒風圍作陣

若還不遇有心人

沉埋數載誰相問

紀老三把手指道。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就是他五個的尸骸。怎說得不曾埋藏。史應就斟下個大盃向空裏作個揖道。雲南的老兄。請一盃兒酒。晚間不要來驚嚇我們。魏能道。我也奠他一杯。湊成雙杯。紀老三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不是大哥三哥。

來這兩滴酒幾時能勾到他泉下史應道也是他的緣分大家笑了一場又將盒來擺在紅花地上席地而坐豁了幾拳各各連飲幾個大觥看看日色曛黑方纔住手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仍到庄房裏宿歇次日對紀老三道昨夜果然安靜些想是這兩杯酒喚得快活了大家笑了一回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就問道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我們也好做个東道盡个薄意回敬一回敬不然我們只是叨擾再無回答也覺面皮忒厚了紀老三道弟兄家何出此言小弟沒事不到省下除非冬

底要買過年物事，是必要到你們那裏走走，專意來拜大哥三哥的宅上，便是。三人分手，各自散了。史應魏能此番，踰知了實地，是長是短，來稟明了謝廉使。廉使道：你們果是能幹，既是這等了，外邊不可走漏一毫風信，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即忙密報我知。道自有道理，兩人稟了出來，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來省看看，殘年將盡，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特到史家魏家拜望。兩人住處差不多遠，接着紀老三，歡天喜地道：好風吹得貴客到此，史應叫魏能俛伴了他道。魏三哥且陪着紀二哥坐一坐，小弟市上走一。

看中喫的東西，尋些來家請二哥魏能道，是是，快來。則个史應就叫了一个小廝，拿了个籃兒，帶着幾百錢，往市上去了。一面買了些魚肉菜品之類，先打發小廝歸家整治。一面走進按察司衙門裏頭去，密稟與廉使知道。廉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不可放走了。隨即差兩個公人，寫个硃筆票與他道：立拘新都楊宦家人紀三，面審毋遲時刻。公人賞了小票，一徑到史應家裏來。史應先到家裏，整治酒肴，正與紀老三接風。喫到興頭上，聽得外邊敲門響。史應叫小廝關上門，只見兩個公人，跑將進來，對史魏兩人。

听了暗却不認得紀老三，問道：「這位可是楊管家麼？」史魏兩人會了意，說道：「正是楊家紀大叔，公人也。」拱一拱手，說道：「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紀老三嘆一聲，道：「有何事要見我，莫非錯了。」公人道：「不錯，見有小票在此，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史應魏能假意喫驚，道：「古怪，這是怎麼起的。」公人道：「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一向分付道：『但有管家到省，卽忙緝報。』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不知那個多嘴的稟知了老爺，故此特着我每到來相請。」紀老三呆了一晌，道：「沒事，喚我怎的？我須不會犯事。」

公人道：誰知犯不犯，見了老爺便知端的。史魏兩人道：二哥自身沒甚事，便去見見不妨。紀老三道：決然爲我們家裏的老頭兒再無別事。史魏兩人道：倘若問着家中事體，只是從直說了，料不喫虧的。既然兩位牌頭到此，且請便席畧坐一坐，喫三杯了去。何如？公人道：多謝厚情，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從容不得。史應不由他分說，拿起大觥，每人灌了幾觥，喫了些案酒。公人又催起身。史應道：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門裏去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盪熱了酒，等見見官來。蓋與紀老三道：小弟前回家，小熟史



實  
足見家主

方高堂同走走，足見幫襯。紀老三沒處躲，只得跟了兩個公人，到按察司裏來。傳卹票知謝廉使，廉使不升堂，竟叫進私衙裏來。廉使問道：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紀老三道：小的是廉使道，你家主做的反事，你可知道詳細麼？紀老三道：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分勾當，只是小的主僕之分，不敢明言。廉使道：你從直說了我饒你打。若有一毫隱蔽，我就用夾棍了。紀老三道：老爺要問那一件，小的好說。家主所做的事，非一，叫小的何處說起？廉使冷笑道：這也說的是。案上審那狀詞，再看一看，便問道：你只說

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今在何處？紀老三道：「這個不該是小的說的家主，這件事情，其實有些虧天理，廉使道：你且慢慢說來。」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如何留他喫酒，如何殺成了，埋在紅花地裏，說了個備細。謝廉使爲了口詞道：「你這人到老實，我不難爲你，權發監中待提到了。」正犯就放，當下把紀老三發下監中。史應魏能到也，爲日前相處分上，照管他。一應事體，叫監中不要難爲他，不在話下。謝廉使審得真情，卽發憲牌一張，就差史應魏能兩人，賁到新都縣，着落知縣身上要命事，揚其正身，係連殺五命公。

事如不擒獲，卽以知縣代解。又發牌，捕衙在紅花塲起尸。兩人領命，到得縣裏，已是除夜。那一日，了新都知縣，接了來文，又見兩承差口稟緊急，嚇得兩手無措。付道：今日是年晚，此老必定在家，須乘此時調兵圍住，出其不意，方無走失。卽忙喚兵房，僉牌出去，調取一衛兵來，有三百餘人，知縣自領了，把楊家圍得鐵桶也似。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團年酒，日色未晚，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自與羣妾內宴，歌的歌舞的舞，內中一妾唱一隻黃鶯兒道：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

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  
征雁、飛不到滇南、

楊僉事見唱出滇南兩字、一個捶心拳、變了臉色道、  
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心下有些不快活起  
來、不想知縣已在外邊、看見大門關上、兩個承差是  
認得他家路徑的、從側邊梯牆而入、先把大門開了、  
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叫人到裏邊傳報道、邑主在  
外有請、楊僉事正因滇南二字、觸着隱衷、有些動心、  
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想道、這時候到此何幹、必  
有蹊蹊、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心下驚惶、一時無計、

道五緣過了，他再處，急往厨下竈前去，縣見報了許久不出，恐防有失，忙入中堂，自來搜尋，家中妻妾一時藏避不及，知縣分付喚一个上前來，說話此時無奈，只得走一个婦女出來答應，知縣問道：「你家爺那里去了？」這個婦人回道：「出外去了，不在家里。」知縣道：「胡說，今日是年晚，難道不在家過年的？」叫從人將孩子搜將起來，這婦人着了忙，喊道：「在在，就把手指着厨下。」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厨下來搜，僉事無計可施，只得走出來道：「今日年夜，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內室？」知縣道：「非干晚生之事，乃是按臺老大人憲長。」

老大人相請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如老先生不去，要晚生代解，不得不如。此唐突僉事道，隨你甚麼事也，須讓過年節。知縣道：上司緊急，兩個承差坐提，等不得過年，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晚生奉陪全往，就是。知縣就叫承差守定，不放寬展。僉事無奈，只得隨了。知縣出門，知縣登時僉了解批，連夜解赴會城。兩個承差又指點捕官，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一同起來。那些在莊上的強盜，見主人被拏，風聲不好，一闌的走了。謝廉使特爲這事，歲朝升堂，知縣已將僉事解進。僉事換了小服，跪

在廳下口裏還強道不知犯官有何事故鈞牌拘提如捕反寇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讀與他聽僉事道有何憑據廉使道還你个憑據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這可是你家人麼他所供口詞的確還有何言僉事道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怎麼聽得廉使道誣與不誣少頃便見說話未完只見新都巡捕縣丞已將紅花場五个尸首在衙門外着落地方收貯進司稟知廉使道你說無憑據這五个尸首如何在你地上廉使又問捕官相得尸首怎麼的捕官道縣丞當時相來但是生前被人殺歿身首各離的廉使

道如何、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再推得麼、僉事俯首無辭、只得認了道、一時酒醉觸怒、做了這事、乞看縉紳體面、遮蓋些、則箇廉使道、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石按臺早知此事、密訪已久、如何輕貸得、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待行關取到原告、再問重賞了兩個承差、紀三釋放寧家去了、關文行到雲南、兩個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星夜趕成都來執命、曉得事在按察司、竟來投到、廉使叫押到屍場上、認領父親尸首、取出僉事對質一番、兩子將僉事拳打脚踢、辱罵一番、道既在官了、自有應



不及與刑  
擬算便宜

裝

得罪名不必如此將僉事依一人殺灰三命者律今  
更多二命擬變遲處決不待時下手諸盜以爲從  
定罪候擒獲發落僉事係是職官申院奏請定奪不  
等得旨意轉來楊僉事是受用的人在獄中受苦不  
過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不多幾時難  
干獄底僉事原不曾有子家中竟無主持諸妾各自  
散去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侄應得  
承受潑天家業多歸了他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  
并侄兒子的豈知身後連自己的倒與他了這便是  
天理不徇處那張貢生只爲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

弄得身子冤死他鄉，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纔報得仇，却是行關本處，又經題請，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若是家事，不該平分，哥子爲何行賄，眼見得欺心，所以喪身。今兩娃執命，既已明白，家事就好公斷了。此係成都成案，奏疏分明，須不是撰造得出的。縣官理上說他不過，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張賓得了一半，兩個侄兒得了一半，兩個侄兒也無可爭論。張貢生早知道到底如此，何苦將錢去買憔悴，白折了五百兩銀子，又送了五條性命。真所謂

無。粟。不。成。反。輸。一。帖。也。奉。勸。世。人。還。是。存。些。天。理。符。  
此。本。分。的。好。

錢財有分苦爭多，  
看取兩家歸束處。

反自將身入網羅，  
心機用盡竟如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終